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并序

翻經三藏沙門義淨撰

原夫三千奓建爰彰興立之端百億
已成尚无人物之序既空洞於世界
則日月未流實閴寂於榛𦪷則陰陽
莫辯暨乎淨天下降身光自隨因飡
地肥遂生貪著林藤香稻轉次食之
身光漸滅日月方現夫婦農作之事
興君臣父子之道立然而上觀青象
則妙高色而浮光下察黃輿乃風蕩
水而成結而云二儀分判人生其中
感清濁氣自然而有陰陽陶鑄辟之
以鴻爐品物財成方之於埏埴者蓋
寡聽曲談之謂也於是岳峙星分含
靈蔓莚遂使道殊九十六種諦分二
十五門僧佉乃從一而万物始生薛
世則因六條而五道方起或露體拔
髮將為出要或灰身椎髻執作昇天
或生乃自然或死當識滅或云幽幽
冥冥莫識其精眇眇忽忽罔知所出
或云人常得人道或說死便為鬼靈
或談不知錄為我已不知我為錄形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
既群迷於蜾蠃復聚惑於螟蛉比渾
洸於雞子方晦昧於狻猊斯皆未了
由愛故生籍業而有淪迴苦海往復

或云人常得人道或謂死復為鬼靈
或談不知錄為我已不知我為錄形
既群迷於蜾蠃復聚惑於螟蛉比渾
洸於雞子方晦昧於狡興斯皆未了
由愛故生籍業而有淪迴苦海往復
迷津者乎然則親指平途躬宣妙理
說十二緣起獲三六獨法号天人師
稱一切智引四生於火宅拔三有於
昏城出煩惱流登涅槃岸者粵我大
師釋迦世尊矣創成正覺龍河九有
興出塵之望後移光鹿苑六道盛歸
依之心初轉法輪則五人受化次談
戒躅則千生伏首於是闡梵響於王
舍獲果者无窮酬恩惠於父城發心
者莫竿始自了教會初願以標誠終
乎妙賢契後期於結念住持八紀弘
濟九居教无幽而不陳機无微而不
納若淀為俗侶但略言其五禁旬提
法衆遂廣彰乎七篇以為宅有者大非
戒興則非滅存生者小過律顯則過
亡且如恚損輕枝現生龍户慈濟微
命交昇帝居善惡之報固其明矣於
是經論兼施定慧俱設攝生之紐唯
斯三藏乎既而親對大師教唯一說
隨機極物理亡他議及乎薛舍初辞
魔王或歡喜之志熙連後唱无滅顯
上從之理可謂化緣斯盡於言理初

斯三藏乎既而親蒞大師教唱一說
隨機拯物理亡他議及乎薜舍初辞

魔王或歡喜之恣熙連後唱无滅顯
亡疑之理可謂化緣斯盡能事畢功
遂乃跡滅兩河人天掩望影淪雙樹
龍鬼摧心致使娑羅林側淚下成泥
哭者身邊血如花樹大師唱寂世界
空虛次有弘法應人結集有五七之
異持律大將部分為十八之殊隨所
見聞三藏各別著下裳則裾有偏正
披上服則葉存狹廣同宿乃異室繩
圍兩俱无過受食以手執畫地二並
亡從各有師承事无和雜有部則正餘三並偏有部則要須別室正量以繩圍林有部乎請僧祇畫地也諸部流派生起
不同西國相承大綱唯四一阿離耶莫訶僧祇尼迦耶唐云聖大衆部分出七部三藏各有十万頌唐譯可成千来一阿離耶悉他陛攞尼迦耶唐云聖上座部分出部三藏多少同前三阿離耶慕攞薩婆悉底婆拖尼迦耶唐云聖根本說一切有部分出四部三藏多少同前四阿離耶三蜜栗底尼迦耶唐云聖正量部分出四部三藏二十万頌然而部執所傳多有同異且依現事言其十八分為五部不聞於西國耳
其間離分出沒部別名字事非一致
如餘所論此不繁述故五天之地及
南海諸州皆云四種尼迦耶然其所
欽處有多少摩揭陀則四部通習有
部最盛羅荼信度西印度國名則少兼三
部乃至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時

欽處有多少摩揭陀則四部通習有
部最盛羅荼信度（西印度國名）則少兼三
部乃至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時
逢大衆南面則咸遵上座餘部少存
東裔諸國雜行四部（從那爛陁東行五百驛皆名東裔乃至盡窮有大黑山計當土蕃南畔傳云是蜀川西南行可一月餘便達斯嶺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呾羅國次東南有郎迦戍國次東有杜和鉢底國次東極至臨邑國並悉極遵三寶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國法西方見有實異常倫）師子洲並皆上座而大衆斥
焉然南海諸洲有十餘國純唯根本
有部正量時欽近日已來少兼餘二
（從西數之有婆魯師洲末羅遊洲即今尸利佛逝國是莫訶信洲訶陵洲呾呾洲盆盆洲婆里洲掘倫佛逝補羅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錄）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
羅遊少有大乘耳諸國周圍或可百
里或數百里或可百驛大海雖難計
里商舶串者准知良為掘倫初至交
廣遂使揔喚崑崙國焉唯此崑崙頭
捲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赤脚
敢曼揔是其式廣如南海錄中具述
驩州正南步行可餘半月若乘船纔
五六朝即到匕景南至占波即是臨
邑此國多是正量少兼有部西南一
月至跋南國舊云扶南先是裸國人
多事天後乃佛法盛流惡王今並除
滅迥无僧衆外道雜居斯即贍部南

所至跡南國皆云狀南先是裸國人
多事天後乃佛法盛流悪王今並除
滅迥无僧衆外道雜居斯即贍部南
隅非海洲也然東夏大綱多行法護
關中諸處僧祇舊兼江南嶺表有部
先盛而云十誦四分者多是取其經
夾以為題目詳觀四部之差律儀殊
異重輕懸隔開制迢然出家之侶各
依部執無宜取他輕事替己重條用
自開文見嫌餘制若尒則部別之義
不著許遮之理莫分豈得以其一身
遍行於四裂㲲金杖之喻乃表證滅
不殊行法之徒須依自部（頻毗娑羅王夢見一疊裂為十八片一金杖斬為十八段怖而問佛佛言我滅度後一百餘年有阿輸迦王威加贍部時諸苾芻教分十八趣解脫門其致一也此即先兆王勿見憂耳）
其四部之中大乘小乘區分不定北
天南海之郡純是小乘神州赤縣之
鄉意存大教自餘諸處大小雜行考
其致也則律撿不殊齊制五篇通修
四諦若禮菩薩讀大乘經名之為大
不行斯事号之為小所云大乘无過
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中觀則俗
有真空體虛如幻瑜伽則外无內有
事皆唯識斯並咸遵聖教孰非同契
涅槃何真何偽意在斷煩惑濟衆生
豈欲廣致紛紜重增沉結依行則俱

業皆唯識斯並咸遵聖教孰非同契
涅槃何真何偽意在断煩惑濟衆生
豈欲廣致紛紜重增沉結依行則俱
昇彼岸棄背則並溺生津西國雙行
理無乖競既无慧目誰鑒是非任久
習而修之幸无勞於自割且神州持
律諸部互牽而講説撰録之家遂乃
章鈔繁雜五篇七聚易處更難方便
犯持顯而還隱遂使覆一簣而情息
聽一席而心退上流之伍蒼鬢乃成
中下之徒白首寧就律本自然落漠
讀䟽遂至終身師弟相承用為成則
論章段則科而更科述結罪則句而
還句考其功也實致為山之勞覈其
益焉時有海殊之閏
又凡是製作之家意在令人易解豈
得故為密語而更作解謝辟乎水溢
平川決入深井有懷飲息濟命无由准
驗律文則不如此此論断輕重但用數
行說罪方便无煩半日此則西方南
海法徒之大歸矣至如神州之地禮
教盛行敬事君親尊讓耆長廉素謙
順義而後取孝子忠臣謹身節用
皇上則恩育兆庶納隍軫慮於明發
群臣則莫不拱手履薄呈志於通宵
或時大啓三乘廣開百座布制底於
八

皇上則……
群臣則莫不拱手履薄呈志於通霄
或時大啓三乘廣開百座布衛底於
八澤有識者咸悉歸心散伽藍於九
宇迷途者並皆迴向皇皇焉農歌畎
畝之中濟濟焉商詠舟車之上遂使
雞貴象尊之國頓顙丹墀金隣玉嶺
之鄉投誠碧砌為无為事无事斯固
无以加也（雞貴者西方名高麗國為俱俱吒瞖說羅俱俱吒是雞瞖說羅是貴西方傳云彼國敬雞神而取尊故戴翎羽而表飾矣言象尊者西國君王以象為最五天並悉同然）其出家法侶講說軌儀徒
衆儼然欽誠極言自有屏居幽谷脫
屣樊籠漱巖流以遐想坐林薄而棲
志六時行道能報淨信之恩兩期入
定合受人天之重此則善符經律何
有過焉然由傳受訛謬軌則參差積
習生常有乖綱致者謹依聖教及現
行要法揔有四十章分為四卷名南
海寄歸內法傳又大唐西域高僧傳
二卷并雜經論等並錄附歸願諸大
德興弘法心无懷彼我善可量度順
佛教行勿以輕人便非重法重曰然
古今所傳經論理致善通禪門定激
之徵此難懸囑且復粗陳行法符律
相以先呈倫舉條章孝師宗於實錄
縱使命淪夕景希成一簣之功談絕
朝光冀有百燈之續閱此則不勞尺

之徵此難懸喝且復粗陳行法符律
相以先呈倫舉條章考師宗於實錄

縱使命淪夕景希成一匱之功談絶
朝光庶有百燈之續閲此則不勞尺
步可踐五天於短階未徙寸陰實鏡
千齡之迷躅幸願檢尋三藏鼓法海
而揚四波皎鏡五篇泛慧舟而提六
欲雖復紀承匠旨倫檢玄宗然非濬
發於巧心終恐受嗤於慧目云尒

一破夏非小　二對尊之儀
三食坐小牀　四食分淨觸
五食罷去穢　六水有二瓶
七晨旦觀蟲　八朝嚼齒木
九受齋赴請　十衣食所須
十一著衣法式　十二尼衣喪制
十三結淨地法　十四五衆安居
十五隨意成規　十六匙筯合不
十七知時而礼　十八便利之事
十九受戒軌則　二十洗浴隨時
二十一坐具襯身　二十二臥息方法
二十三經行少病　二十四礼不相扶
二十五師資之道　二十六客舊相遇
二十七先體病源　二十八進藥方法
二十九除其獘藥　三十旋右觀時
三十一灌沐尊儀　三十二讚詠之禮
三十三尊敬乘式　三十四西方學儀

二十九除其弊藥 三十旋右觀時
三十一灌沐尊儀 三十二讚詠之禮

三十三尊敬乖式 三十四西方學儀
三十五長髮有无 三十六亡財僧現
三十七受用僧衣 三十八燒身不合
三十九傍人獲罪 四十古德不為

凡此所論皆依根本說一切有部不可將餘部事見糅於斯然十誦大歸相似有部所分三部之別一法護二化地三迦攝卑此並不行五天唯烏長那國及龜茲于闐雜有行者然十誦律亦不是根本有部也

一破夏非小

凡諸破夏苾芻但不獲其十利然是本位理無成小豈容昔時受敬今翻礼卑習以成俗本无憑據依夏受請盜過容生故應詳審理無疎略宜取受戒之日以論大小縱令失夏不退下行尋撿聖教无文誰昔遣行斯事

二對尊之儀

准依佛教若對形像及近尊師除病則徒跣是儀无容輒著鞋履偏露右肩衣掩左髆首無巾帊自是恒途餘處遊行在開非過若是寒國聽著短

靴諸餘履屣隨處應用既而殊方異域寒燠不同雖一聖教多有

肩擁右臂首[illegible]帔自是恒途餘
處遊行在閙非過若是寒國聽著短
靴諸餘履屣隨處應用既而殊方異
域寒燠不同准如聖教多有違處理
可隆冬之月權著養身春夏之時須
依律制履屣不旋佛塔教已先明富
羅勿進香臺頌之自久然有故違之
類即是强慢金言

三食坐小牀

西方僧衆將食之時必須人人淨洗
手足各各別踞小牀高可七寸方纔
壹尺藤繩織內脚圓且輕卑幼之流
小枯隨事雙足蹋地前置盤盂地以
牛糞淨塗鮮葉布上座去一肘互不
相觸未曾見有於大牀上跏坐食者
且如聖制牀量長佛八指以三倍之
長中人二十四指當笏尺尺半東夏
諸寺牀高二尺已上此則元不合坐
坐有高牀之過時衆同此欲如之何
護罪之流須觀尺樣然靈巖四禪牀
高一尺古德所製誠有由来即如連
坐跏趺排膝而食斯非本法幸可知
之聞夫佛法初来僧食悉皆踞坐至
于晉代此事方訛自茲已後跏坐而
食然聖教東流年垂七百時經七代
代有其人梵僧既繼踵来儀漢德乃

于晉代此事方訛自茲已後跪坐而
食然聖教東流年餘七百時經七代[illegible]
代有其人梵僧既継踵来儀漢德乃
排肩受業亦有親行西國目擊是非
雖還告言詎能見用又經云食已洗
足明非牀上坐菜食棄足邊故知無
脚而坐是佛弟子宜應學佛縱不能
依勿生輕笑良以敷巾方坐難為護
淨殘宿惡觸無由得免又復羣衆殘
食深是非儀取去及觸僧脚家人還
捉淨器此則空傳護淨未見其功幸
熟察之須觀得失

四飡分淨觸

凡西方道俗噉食之法淨觸事殊既
飡一口即皆成觸所受之器无宜重
將置在傍邊待了同棄所有殘食與
應食者若更重収斯定不可无
問貴賤法皆同尔此乃天儀非獨人
事故諸論云不嚼楊枝便利不洗食
無淨觸將以為鄙豈有器已成觸還
將益送所有殘食却収入厨餘餅即
覆瀉瓮中長臛乃反歸鐺內羹菜明
朝更食餅果後日仍飡持律者頗識
分疆流漫者雷同一槩又凡受齋供
及餘飲噉既其入口身即成觸要將
淨水漱口之後方得觸著餘人及餘
淨食若未漱已來觸著並成不淨其

分彊流洩者雷同一……

及餘飲啜既其入口身即成觸要將
淨水漱口之後方得觸著餘人及餘
淨食若未澡漱觸他並成不淨其被
觸人皆須淨漱若觸著狗犬亦須澡
漱其嘗食人應在一邊嘗訖洗手漱
口并洗嘗器方觸鐺釜若不尓者所
作祈請及為禁術並无効驗縱陳饗
祭神祇不受以此言之所造供設欲
獻三寶并奉靈祇及尋常飲食皆須
清潔若身未淨澡漱及大小便利不
洗淨者皆不合作食俗亦有去清齋
方釋莫剪爪宜侵肌拾塵或孔類如
斯等類亦是事須清潔不以殘食而
歆饗也凡設齋供及僧常食須人撿
校若待齋了恐時過者無論道俗雖
末薦奉取分先食斯是佛教許无罪
咎比見僧尼助撿校者食多過午因
福獲罪事未可也然五天之地去與
諸國有別異者以此淨觸為初基耳
昔有北方胡地使人行至西國人多
見笑良以便利不洗餘食內盆食時
蔌坐手相棖觸不避猪犬不嚼齒木
遂成譏議故行法者極須存意勿以
為輕然東夏食无淨觸其來久矣雖

聞此說多未體儀自非面言方能解悟

五 食罷去穢

遂成譏議故行法者極須存意㓜以
為輕然東夏食无淨觸其來久矣雖

聞此說多未體儀自非面言方能解悟

五食罷去穢

食罷之時或以器承或在屏處或向
渠竇或可臨階或自持瓶或令人授
水手必淨洗口嚼齒木踈手刮舌務
令清潔餘津若在即不成齋然後以
其豆屑或時將土水撚成泥拭其脣
吻令無膩氣次取淨瓶之水盛以螺
盃或用鮮葉或以手承其器及手必
須三屑淨揩（豆屑土乾牛糞）洗令去膩或於屏
隱淨瓶注口若居顯處律有遮文略
漱兩三方乃成淨自此之前口津無
宜輒咽既破威儀咽咽得罪乃至未
將淨水重漱已來涎唾必須外棄若
日過午更犯非時斯則人罕識知縱
知護亦非易以此言之豆麵灰水誠
難免過良為牙中食在舌上膩存智
者觀斯理應存意豈容正食已了談
話過時不畜淨瓶不嚼齒木終朝含
穢竟夜招愆以此送終固成難矣其
淨瓶水或遣門人持授亦是其儀

六水有二瓶

凡水分淨觸瓶有二枚淨者咸用瓦
瓷觸者任兼銅鐵淨擬非時飲用觸

六水有二瓶
凡水分淨觸瓶有二枚淨者咸用瓦
瓷觸者任兼銅鐵淨擬非時飲用觸
乃便利所須淨則淨手方持必須安
著淨處觸乃觸手隨執可於觸處置
之唯斯淨瓶及新淨器所盛之水非
時合飲餘器盛者名爲時水中前受
飲即是无愆若於午後飲便有過其
作瓶法蓋須連口頂出尖臺可高兩
指上通小穴麤如銅箸飲水可在此
中傍邊則別開圓孔罐口令上竪高
兩指孔如錢許添水宜於此處可受
二三升小成无用斯之二穴恐虫塵
入或可著蓋或以竹木或將布葉而
裹塞之彼有梵僧取製而造若取水
時必須洗洗內令塵垢盡方始納新豈
容水則不分淨觸但畜一小銅瓶著
蓋插口傾水流散不堪受用難分淨
觸中間有垢有氣不堪傳水一升兩
合隨事皆關其瓶袋法式可取布長
二尺寬一尺許角襵兩頭對處縫合
於兩角頭連施一襻繞長一磔內瓶
在中掛髆而去乞食鉢袋樣亦同此
上掩鉢口塵土不入由其底尖鉢不
動轉其貯鉢之袋與此不同如餘處

述所有瓶鉢隨身衣物各置一肩通

動轉其肘鉢之袋與此不同如餘處

述所有瓶鉢隨身衣物各置一肩通
覆袈裟傘而去此等並是佛教出
家之儀有暇手執觸瓶并革屣袋錫
杖斜挾進止安詳為喻月經雅當其
況至如王城覺樹鷲嶺鹿園娑羅鶴變
之所蕭條鵠封之處礼制底時四方
俱湊日觀千數咸同此式若那爛陀寺
大德多聞並皆乘輿无騎鞍乘者及
天王寺僉亦同尔所有資具咸令人擔
或遣童子擎持此是西方僧徒法式

七晨旦觀虫

每於晨旦必須觀水水有瓶井池河
之別觀察事非一準亦既天明先觀
瓶水可於白淨銅盞銅楪或蠃杯漆
器之中傾取掬許安堅甎上或可別
作觀水之木以手掩口良久視之或
於盆罐中看之亦得虫若毛端必須
存念若見虫者到瀉瓶中更以餘水
再三滌器无虫方罷有池河處持瓶
就彼瀉去虫水濾取新淨如但有井
准法濾之若觀井水水及出水時以銅
盞於水罐中酌取掬許如上觀察若
无虫者通夜隨用若有同前濾漉池

河觀水廣如律說凡濾水者西方用

盞於水罐中酌取撿誌如上觀察若
无蟲者通夜隨用若有同前濾漉池

河觀水廣如律說凡濾水者西方用
上白疊東夏宜將密絹或以米柔或
可微煑若是生絹小蟲直過可取熟
絹笏尺四尺捉邊長挽襵取兩頭刺
使相著即是羅樣兩角施帶兩畔置
㧱中安橫杖張開尺六兩邊繫柱下
以盆承傾水之時罐底須入羅內如
其不尒蟲隨水落墮地墮盆還不免
殺凡水初入羅時承取觀察有蟲即
須攪却若淨如常用之水既足已即
可翻羅兩人各捉一頭翻羅令入放
生器內上以水澆三遍外邊更以水
淋中復安水承取觀察若无蟲者隨
意去羅此水經宵還須重察凡是經
宿之水旦不看者有虫無虫律云用
皆招罪然護生取水多種不同井處
施行此羅最要河池之處或可安捲
用陰陽瓶權時濟事又六月七月其
虫更細不同餘時生絹十重虫亦直
過樂護生者理應存念方便令免或
作凡盆子羅亦是省要西方寺家多
用銅作咸是聖制事不可輕其放生
器作小水罐令口直開於其底傍更

安兩鼻雙繩放下到水覆牽三入
水然後由出[illegible]

用銅作咸是聖制事不可輕其放生
器作小水罐令口直開於其底傍更

安兩鼻雙繩放下到水覆牽再三入
水然後抽出若是寺家濾羅大僧无
不合觸房內時水亦復同然未受具
人取方得飲非時飲者須用淨羅淨
搬淨器方堪受用存生乃是性戒可
護中重十惡居首理難輕忽水羅是
六物之數不得不持若行三五里無
羅不去若知寺不濾水不合飡食渴
死長途足為龜鏡豈容恒常用水曾
不觀察雖有濾羅虫還死內假欲存
救罕識其儀井口之上翻羅未曉放
生之器設令到水虫死何疑時有作
小圓羅纔受一升兩合生踈薄絹无
不觀虫懸著鉢邊令他知見无心護
命日日招愆師弟相承用為傳法誠
哉可歎良足悲嗟其觀水器人人自
畜放生之罐在處須有

八朝嚼齒木

每日旦朝須嚼齒木揩齒刮舌務令
如法盥漱清淨方行敬礼若其不然
受礼礼他悉皆得罪其齒木者梵云
憚哆家瑟詑憚哆譯之為齒家瑟詑

即是其木長十二指短不減八指大
如小指一頭緩須熟嚼良久淨刷牙
關[illegible]

憚哆家瑟詑憚哆譯之為齒家瑟詑
即是其木長十二指短不減八指大

如小指一頭緩須熟嚼良久淨刷牙
關若也逼近尊人宜將左手掩口用
罷擘破屈而刮舌或可別用銅鐵作
刮舌之篦或取竹木薄片如小指面
許一頭纖細以剔斷牙屈而刮舌勿
令傷損亦既用罷即可洗棄之屏
處凡棄齒木若口中吐水及以洟唾
皆須彈指經三或時謦欬過兩如不
尒者棄便有罪或可大木破用或可
小條截為近山庄者則柞條葛蔓為
先處平疇者乃楮桃槐柳隨意預收
備擬无令闕乏濕者即須他授乾者
許自執持少壯者任取嚼之耆宿者
乃椎頭使碎其木條以苦澁辛辣者
為佳嚼頭成絮者為最麁胡葈根極
為精也（即蒼耳根并截取入地二寸）堅齒口香消食去
癊用之半月口氣頓除牙疼齒憊三
旬即愈要須熟嚼淨揩令涎癊流出
多水淨漱斯其法也次後若能鼻中
飲水一抄此是龍樹長年之術必其
鼻中不串口飲亦佳久而用之便少
疾病然而牙根宿穢積久成堅刮之
令盡苦澁淨漱更不腐敗自至終身

牙疼西國迥無良為嚼其齒木豈容
不識……

疾痾然而牙根宿穢積久成堅刮之
令盡皆盪淨漱更不腐敗自至終身
牙疼西國迫無良為嚼其齒木豈容
不識齒木名作楊枝西國柳樹全稀
譯者輙傳斯号佛齒木樹實非楊柳
那爛陁寺目自親觀既不取信於他
聞者亦無勞致惑檢涅槃經梵本云
嚼齒木時矣亦有用細柳條或五或
六全嚼口內不解漱除或有吞汁將
為殄病求清潔而返穢莫去疾而招
痾或有斯亦不知非在論限然五天
法俗嚼齒木自是恒事三歲童子咸
即教為教諸俗流俱通利益既申咸
否行捨隨心

九受齋軌則

凡論西方赴請之法并南海諸國略
顯其儀西方乃施主預前礼拜請僧
齋日来白時至僧徒器座量准時宜
或可淨人自持或受他淨物器乃唯
銅一色須以灰末淨揩座乃各別小
牀不應連席相觸其牀法式如第三
章已言若其瓦器曾未用者一度用
之此成無過既被用訖棄之坑壍為
其受觸不可重收故西國路傍設義
食處殘器若山曾无再用即如襄陽
瓦器食了更收向若棄之便同淨法

食處殘器若山曾无再用即如襄陽

瓦器食了更収向若棄之便同淨法
又復五天元無瓷漆瓷若油合是淨
無疑其漆器或時賈客將至西方及
乎南海皆不用食皀為受膩故也必
若是新以淨灰洗令无膩氣用亦應
得其木器元非食物新者一用固亦
无愆重觸有過事如律說其施主家
設食之處地必牛糞淨塗各別安小
牀座復須清淨瓮預多貯水僧徒既
至解開衣紐安置淨瓶即宜看水若
無蟲者用之濯足然後各就小牀停
息片時察其早晚日既將午施主白
言時至法眾乃反攝上衣兩角前繫
下邊右角壓在膂條左邊或屑或土
澡手令淨或施主授水或自用君持
隨時濟事重來踞坐受其器葉以水
略洗勿使橫流食前全無呪願之法
施主乃淨洗手足先於大眾行初置
聖僧供次乃行食以奉僧眾復於行
末安食一槃以供呵利底母其母先
身因事發願食王舍城所有兒子因
其邪願捨身遂生藥叉之內生五百
兒日日每飡王舍城男女諸人白佛

佛遂藏其稚子名曰愛兒觸處覓之
佛邊方得世尊告曰汝憐愛兒乎汝

[illegible]
見日日每湌王舍城男女諸人白佛
佛遂藏其稚子名曰愛兒觸處覔之
佛邊方得世尊告曰汝憐愛兒乎汝
子五百一尚見憐況復餘人一二而
巳佛因化之令受五戒為鄔波斯迦
因請佛日我兒五百今何食焉佛言
苾蒭等住處寺家日日每設祭食令
汝等充飡故西方諸寺每於門屋處
或在食廚邊素畫母形抱一兒子於
其膝下或五或三以表其像每日於
前盛陳供食其母乃是四天王之衆
大豈勢力其有疾病無兒息者饗食
薦之咸皆遂願廣緣如律此陳大意
耳神州先有名鬼子母焉又復西方
諸大寺處咸於食廚柱側或在大庫
門前彫木表形或二尺三尺為神王
狀坐把金囊却踞小牀一脚垂地每
將油拭黑色為形号曰莫訶哥羅即
大黑神也古代相承云是大天之部
屬性愛三寶護持五衆使无損耗求
者稱情但至食時廚家每薦香火所
有飲食隨列於前曾親見說大涅槃
處般彈那寺每常僧食一百有餘春
秋二時礼拜之際不期而至僧徒五
百臨中忽来正到中時无宜更煑其
知事人告厨家曰有斯倉卒事欲如

處般彈那寺每常僧食一百有餘春
秋二時礼拜之際不期而至僧徒五
百臨中忽来正到中時无宜更煑其
知事人告廚家曰有斯倉卒事欲如
何于時有一淨人老母而告之曰此
乃常事无勞見憂遂乃多燃香火盛
陳祭食告黑神曰大聖涅槃尒徒尚
在四方僧至爲礼聖蹤飲食供承勿
令闕乏是仁之力幸可知時尋即揔
命大衆令坐以寺常食次第行之大
衆咸足其飡所長還如常日咸皆唱
善讚天神之力親行礼覲故覩黑神
見在其前食成大聚問其何意報此
所由淮北雖復先无江南多有置處
求者効驗神道非虛大覺寺目真鱗
陁龍亦同斯異矣其行食法先下薑
鹽薑乃一片兩片大如指許鹽則全
匕半匕藉之以葉其行鹽者合掌長
跪在上座前口唱三鉢羅佉哆譯爲
善至舊云僧跋者訛也上座告曰平
等行食意道供具善成食時復至准
其字義合當如是然而佛與大衆受
他毒食佛教令唱三鉢羅佉哆然後
方食所有毒藥皆變成美味以此言
之乃是秘密言詞未必目其善至東
西兩音臨時任道并汾之地唱時至

方食所有毒藥皆變成美味以此言
之乃是秘密言詞未必目其善至東
西兩音臨時任道并汾之地唱時至
者頗有故實其授食之人必須當前
霊足恭敬曲身兩手執器及以餅果
去手一磔即須懸放自餘器食或一
寸二寸若異此途理不成受隨受隨
食无勞待遍等供食遍不是正翻食
羅隨意亦非聖說次授訖秔米飯并
稠豆臛澆以熱蘇手攪令和投諸助
味食用右手纔可半腹方行餅果後
行乳酪及以沙糖渴飲冷水無問冬
夏此乃衆僧常食并設齋供大略皆
尒然其齋法意存殷厚所餘餅餅盈
溢盤盂蘇酪縱横隨著皆受故佛在
日勝光王親供佛衆行其餘食及以
蘇酪乃至地皆流漫律有成文即其
事也淨初至東印度躭摩立底國欲
依廉素設僧齋供時人止曰若纔足
而已何為不得然而古來相承設須
盈富若但滿腹者恐人致笑聞師從
大國來處所豐贍若无盈長不如不
設是以還依彼法矣斯乃施心弘廣
得報還復豐多无乖理也必其貧窶
及食羅行儭隨力所能既其食了以
片水漱口咽而不棄將少水置器略

得報還復豊多无乖理也必其貧窶
及食罷行儭隨力所能既其食了以
片水漱口咽而不棄將少水置器略
淨右手然後方起欲起之時須以右
手滿掬取食持將出外不簡僧私之
物聖遣普施衆生未食前呈律无成
教又復將食一䑺以上先亡及餘神
鬼應食之類緣在鷲山如經廣說可
將其食向上座前跪上座乃以片水
灑而呪願曰
以今所修福　普霑於鬼趣　食已免極苦
捨身生樂處　菩薩之福報　無盡若虛空
施獲如是果　增長無休息
持將出外於幽僻處林藂之下或在
河池之內以施先亡矣江淮間設齋
之次外置一盤即斯法也然後施主
授齒木供淨水盥漱之法如第五章
已述僧徒辭別之時口云所修福業
悉皆隨喜然後散去衆僧各各自誦
伽他更无法事食罷餘殘並任衆僧
令小兒將去或施貧下隨應食者食
之或可時屬飢年或知施主性恡者
問而後取齋主令无量叔食法此是
西方一途受供之式或可施主延請同
前於其宅中形像預設午時既至普
就尊儀蹲居合掌各自心念礼敬既
[illegible]

西方一途受供之式或可施主延請同前於其宅中形像預設午時既至善就尊儀蹲居合掌各自心念礼敬既訖食乃同前或可別令一人在尊像前長跪合掌大聲讚佛（言長跪者謂是雙膝踞地竪兩足以支身舊云胡跪者非也五天皆尔何獨道胡）唯歎佛德不雜餘言施主乃然燈散花一心虔敬用摩香泥以塗僧足燒香普馥元不別行鼓樂絃歌隨情供養方始如前准次食食罷將其瓶水遍瀝衆前上座方為施主略誦陁那伽陁斯乃復是兩途西方食法然而西國噉嚼多與神州不同但可略據律科粗陳梗槩云尔

律云半者蒲膳尼半者珂但尼蒲膳尼以食噉為義珂但尼即齧嚼受名半者謂五也半者蒲膳尼應譯為五噉食舊云五正者准義翻也一餅二麦豆餅三麨四肉五餅半者珂但尼應譯為五嚼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花五果其無緣者若食初五後五必不合食若先食後五前五噉便隨意准知乳酪等非二五所収律文更無別号明非正食所攝若諸麵食竪匙不倒皆是餅飯所収乾麨和水稍畫見跡者斯還五攝且如五天之地界分

倒皆是餅飯所叔乾麨和水栢盡見

跡者斯還五攝且如五天之地界分綿邈大略而言東西南北各四百餘驛除其邊裔雖非盡能目擊故可詳而問知所有噉嚼奇巧非一北方足麵西邊豐麨摩揭陁國麵少米多南裔東垂與摩揭陁一類蘇油乳酪在處皆有餅果之屬難可勝數俗人之流膻腥尚寡諸國並多粳米粟少黍无有甘瓜蔗芋乏葵菜足蔓菁然子有黑白比來譯為芥子押油充食諸國咸然其菜食之味與神州蔓菁無別其根堅鞕復與蔓菁不同然實粒麤復非芥子其猶枳橘因地遷形在那爛陁與無行禪師共議懷疑未能的辯又五天之人不食諸虀及生菜之屬由此人无腹痛之患腸胃和耎亡堅強之憂矣

然南海十洲齋供更成殷厚初日將檳榔一裹及片子香油并米屑少許並悉盛之葉器安大盤中白氎蓋之金瓶盛水當前瀝地以請衆僧令於後日中前塗身澡浴第二日過午已後則擊鼓樂設香花延請尊儀棚車輦輿幡旗映日法俗雲奔引至家庭張施帷蓋金銅尊像瑩飾皎然塗以

後日中前塗身澡浴第二日過午已
後則擊鼓樂設香花延請尊儀棚車
輦輿幡旗映日法俗雲奔引至家庭
張施帷盖金銅尊像瑩飾皎然塗以
香泥置淨盤內咸持香水虔誠沐浴
拭以香疊捧入堂中盛設香燈方為
稱讚然後上座為其施主說陁那伽
他申述功德方始請僧出外澡漱飲
沙糖水多噉檳榔然後取散至第三
日禺中入寺敬白時到僧洗浴已引
向齋家重設尊儀略為澡沐香花鼓
樂倍於昨晨所有供養尊前列於像
兩邊各嚴童女或五或十或可童子
量時有無或擎香鑪執金澡罐或捧
香燈鮮花白拂所有粧臺鏡奩之屬
咸悉持來佛前奉獻問其何意荅是
福因今不奉獻後寧希報以理言之
斯亦善事次請一僧座前長跪讚歎
佛德次復別請兩僧各昇佛邊一座略
說小經半紙一各就一邊又補袈裟
（袈裟乃是梵言即是乾陁之色元來不干東語何勞下底置衣若依律文典語二衣並名支伐羅也）兩角前繫澡手就餐威儀
行食法用並與西方大同然其別者
法式牛糞塗地觀水濯足及所食噉
頗兼三淨耳並多縫菜為膆寬如半
席貯粳米飰一外二外亦用為器受

行食法與三典已下大同然其別者
顆蕉三淨耳並多縫葉為䏶寬如半
席貯粳米飯一升二升亦用為器受
一升二升攀向僧處當前授與次行
諸食有三二十般此乃貧窶之輩也
若是王家及餘富者並授銅䏶銅椀
及以葉器大如席許餚饌飲食數盈
百味國王乃捨尊貴位自稱奴僕與
僧授食虔恭徹到隨著皆受更無遮
法若但取足而已施主心便不快見
其盈溢方成意滿粳米飯則四升五
升餅果等則三盤兩盤其親屬隣伍
之家咸賫助供或餅或飯羹菜非一
然一人殘食可供三四若盛設者十
人食亦未盡其所殘食皆任衆僧令
淨人將去然而神州齋法與西國不
同所食殘餘主還自取僧輙將去理
成未可故出家之人相時而動知足
不辱無虧施心必若施主決心不擬
重取請僧將去者任量事斟酌衆僧
亦既食了盥漱又畢乃掃除餘食令
地清淨布以花燈燒香散馥持所施
物列在衆前次行香泥如梧子許僧
各揩手令使香潔次行檳榔豆蔲糅
以丁香龍腦咀嚼能令口香亦乃消
食去癊其香藥等皆須淨瓶水洗以
鮮葉裹受與衆僧施主至上座前或

以丁香龍腦咀嚼能令口香亦乃消
食去癃其香藥等皆須淨瓶水洗以
鮮葉裹授與衆僧施主至上座前或
就能者以著嘴瓶水如銅著連注不
絕下以睬承師乃手中執花承其注
水口誦陀那伽他初須佛說之頌後
通人造任情多少量時為度須稱施
主名願令富樂復持現福迴為先亡
後為皇王次及龍鬼願國土成熟人
物又安釋迦聖教住而莫滅其伽他
譯之如別斯乃世尊在日親為呪願
但至食罷必為說特欹拏伽他是將
施物供奉之義特欹尼野即是應合
受供養人是故聖制每但食了必須
誦一兩陀那伽他報施主恩（梵云陀那缽底
譯為施主陀那是施缽底是主而云檀越者
本非正譯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轉名為檀
更加越字意道由行檀捨自可越渡貧
窮妙釋雖然終非正本舊云達儭者訛）
若不然者既違聖教不銷所飡乞餘食
法時有行處然後行其殘物或作如
意樹以施僧或造金蓮花以上佛鮮
花齊膝白氎盈牀過午或講小經時
連夜方散辭別之時口云娑度兼唱
阿奴謨拖娑婆度即事自善哉阿奴
謨拕譯為隨喜凡見施他或見施已
咸同此說意者前人既呈隨後慶讚

讃拯譯為隨喜凡見施他或見施已

俱招福利矣此是南海十洲一途受
供法式或初日檳榔請僧第二日禺
中浴像午時食罷齋暮講經斯則處
中者所務或可初日奉齒木以請僧
明日但直設齋而已或可就僧礼拜
言申請白斯乃貧乏之流也
然北方諸胡覩貨羅及速利國等其
法復別施主先呈花盖供養制底大
衆旋繞令唱導師廣陳呪願然後方
食其花盖法式如西方記中所陳矣
斯等雖復事有疎繁食兼廣略然而
僧徒軌式護淨手飡大徒法則並悉
相似衆僧或有杜多乞食但著三衣
設他来請或奉全寳葉如涕唾屏跡
窮林矣即如東夏齋法遣䟽請僧雖至明
朝不来啓白准如聖教似不慇懃必是
門徒須教法式若行赴供應將濾羅
僧所用水並可觀察既其食了須嚼
齒木若口有餘膩即不成齋雖復餓
腹終宵詎免非時之過幸可看西方
食法擬議東川得不定宜自然明白
無暇詳述智者當思嘗試論之曰然

无上世尊大慈悲父愍生淪滯度三
大而翹勤異使依行現七紀而揚化

無暇詳述智者當思嘗試論之曰然
无上世尊大慈悲父愍生淪滯度三
大而翹勤異使依行現七紀而揚化
以為住持之本衣食是先恐長塵勞
嚴施戒撿制在聖意理可遵行反以
輕心道其無罪食啾不知受觸但護
婬戒一條即云我是无罪之人何勞
更煩學律咽啾者脫无不閑情直指
空門將為佛意寧知諸戒非佛意焉
一貫一輕出乎臆斷門徒遂相踵習
判不窺看戒經寫得兩卷空門便謂
理苞三藏不思咽咽當有流漿之咎
誰知步步現招賊住之殃浮囊不洩
乃是菩薩本心勿輕小愆還成衆後
之唱理合大小雙修方順慈尊之訓
防小罪觀大空攝物澄心何過之有
或恐自迷誤衆准教聊陳一隅空法
信是非虛律典何因見慢宜應半月
說戒洗懺恒為勸誡門徒日三礼白
佛法住世日日衰微察己童年所觀
乃與老時全異目驗斯在幸可存心
夫飲食之界乃是常須幸願敬奉之
倫无輕聖教耳重日聖教八万要唯
一二外順俗途内凝真智何謂俗途
奉禁亡辜何謂真智見境俱棄遵勝
諦而無著滅緣生之有累勤積集於

或恐自迷誤作教聊陳一隅空法
信是非虛律典何因見慢宜應半月
說戒洗懺恒為勸識門徒日三礼白
佛法住世日日衰微察己童年所觀
乃與老時全異目驗斯在幸可存心
夫飲食之累乃是常須幸願詳奉之
倫无輕聖教耳重曰聖教八万要唯
一二外順俗途內凝真智何謂俗途
奉禁亡辜何謂真智見境俱棄遵勝
諦而無著滅緣生之有累勤積集於
多修證圓成之妙義豈容不習三藏
教理俱迷罪若河沙之巨量妄道已
證於菩提菩提是覺或累皆亡不生
不滅号曰真常寧得同居苦海漫說
我住西方常理欲希戒淨為基護囊
穵之小隙慎針穴之大非大非之首
衣食多咎奉佛教則解脫非遙慢尊
言乃況淪自久聊題行法略述先模
咸依聖撿豈曰情當幸無嫌於直說
庶有益於疑途若不確言其進不誰
復輒擊於精靈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一